

屈守元箋疏

韓詩外傳箋疏

周虛白著



巴蜀書社

屈守元箋疏

韓詩外傳箋疏

巴蜀書社

組稿編輯 施 維
責任編輯 陳大利
封面設計 李文金
書名題署 周虛白

韓詩外傳箋疏

屈守元 箋疏

巴蜀書社出版發行

(成都鹽道街三號)

成都金撫印刷電腦照排

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東方福利彩印廠印刷

成都新新印刷廠裝訂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36.875 字數 750 千

1996 年 3 月第一版

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1—1850 冊

ISBN7—80523—686—O/I • 273

定價:59.00 元

前言

漢書藝文志：「詩經二十八卷，魯、齊、韓三家。」詩經是儒家經典中遭秦火而得以保留的。因為它是具有藝術性的韻文，「諷誦不獨在竹帛。」所以不像其他典籍，只寫在竹帛上，燒了就完事。它是具有韻律之美，人人能歌吟在口，所以寫在典冊上的文字燒了，仍然能繼續傳播。因而漢初搜求古籍，不用什麼艱難地發掘、尋訪功夫，便出現了不全相同而得流傳的三家：魯詩、齊詩、韓詩。則魯人申培公所傳，齊詩則齊人韓固生所傳，韓詩則燕人韓嬰所傳。這三家，或以其地爲名，或以傳者之姓爲稱，都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出，所以都稱爲今文。今文在那個時代，很快便得到官府的認可，列于學官。

這裏專說一說韓詩。關於韓詩的典籍，著錄在藝文志的，有：「韓故三十六卷，韓內傳四卷，韓外傳六卷，韓說四十一卷。」韓故和韓說都屬於章句訓詁，是講解詩經正文的字義，注明正文字音的著作。據藝文志的記載，魯詩

並沒有「傳」，齊、韓都有「傳」。藝文志說，齊、韓之傳，「或取春秋，采雜說，咸非其本義。」陳澧曾指出，「采雜說，非本義」，蓋專指外傳而言（東塾讀書記卷六），齊詩亦有外傳（見荀悅漢紀卷二十五）。理或如此。（漢書藝文志謂韓外傳六卷，隋書經籍志及唐、宋以下諸史志及諸家書目記錄，外傳皆爲十卷，今本亦爲十卷，沈家本因創爲韓內傳未亡，即在外傳中之說，楊樹達製之爲韓詩內傳未亡說，其說實不能成立，已見附錄三之駁議，茲不贅述。）然「傳」與「故」、「說」之類不同。「傳」的著述旨在推衍詩義。毛詩現存，其書稱爲「故訓傳」，實兼有「故」、「說」與「傳」兩種含義。所以它有時也述古事，如韓詩外傳之體。如素冠傳，記子夏、閔子騫三年喪畢見夫子一段故事。小弁傳引高子語。巷伯傳敘述顏叔子獨處的故事。幽傳述古公故事。行葦傳敘孔子射于矍相之圃。這些例子，皆似外傳。（見陳澧東塾讀書記卷六）從定之方中傳說「九能」觀之，則亦推詩義及古制，是則「傳」之一體，以推爲主。漢志以「非本義」指擿「傳」體，亦屬於一種偏見。

錢惟善的序講得好，他認爲外傳「斷章取義，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」。

（見論語學而篇及八佾篇。文心雕龍明詩篇云：「子夏監「絢」「素」之章，子貢悟「琢磨」之句，故商賜二子，可與言詩。」）陳澧進一步發揮錢序，說：「孟子云「憂心悄悄，慍於羣小。」（盡心下）亦外傳之體。禮記坊記、中庸、表記、緇衣、大學引詩者尤多似外傳。蓋孔門學詩者，皆不拘守於所謂本義。」（詩的本義，有時是很難說的。後世詩人亦多此類。現代時髦的語言，謂之詩的朦朧美。）這正是傳詩的正宗。吾蜀劉鑑泉（咸忻）先生的舊書別錄卷一，亦暢論此書推衍旁通之體。陳澧乃至於慨歎地說：「西漢經學，惟詩有毛氏、韓氏兩家之書，傳至今日，讀者得知古人內傳、外傳之體，乃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！」」

以上說明了韓詩外傳是孔門傳詩的正宗，至於它的「采雜說」，實不宜非議。在古籍散佚的今天看來，它不僅沒有什麼過失，而且為先秦、漢初的典籍的保存，立下了不可估量的功勞！十年前，我為先師向宗魯先生說苑校證的出版，寫了一篇前言，列舉說苑一書，不限在儒家，而近乎雜家。又說，說苑所采擷保存的大量文獻資料，不下於後代可供輯佚、校勘之用的類書。而

且指出，說苑的寫作，類乎古小說。這三項特點，韓詩外傳皆具。因為「采雜說」，正是這兩書的共同點。說苑是劉向采掇校書時所累積的材料編成，而韓詩外傳則是韓嬰博采有關「推衍詩義」的材料纂成，兩家編纂的目的不同，而同是「采雜說」，則沒有什麼區別。

詩經雖經孔子刪定，屬於儒家經典，而儒家以外，道、墨、名、法、九流十家，莫不傳習，這就決定了韓嬰爲推衍詩義而編外傳，不能不博采諸家。譬如卷六天下之辨有三至五勝章，孫詒讓即已據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引別錄，指明此出於鄒子（又見鄧析子無厚篇，公孫龍子宋謝希深序亦引之，說詳彼章箋疏），推衍抑詩：「無易由言，無曰苟矣」之意，韓嬰竟博采名家之作，這豈不是漢初猶見，而後世無傳的極爲可珍的文獻資料嗎？韓詩外傳中，像這樣的寶貴材料，何堪縷數！劉向的說苑、新序、列女傳等，展轉取材於外傳者，占了很大的成分。韓詩外傳從保存古代文獻資料講，在漢初是無第二部書堪與之比並的。

若論其在寫作上的成就，則晁公武已稱其「文辭清婉，有先秦風。」（郡

齋讀書志衢州本卷二，袁州本卷一上）這中間有的是辨析明確的論證，往往爲鹽鐵論、白虎通和淮南子諸書所取材。有的章節是通俗上口的諺語（往往有韻），爲兩漢著作所採用者實在不少。又有的是娓娓動人的故事，爲列士傳、高士傳一類書所取用的很多。卷十所載菑丘祈的故事，宋人講平話小說所取資的太平廣記，也加以采錄，這就是古代的武俠小說。文章曲折波瀾，實堪借鑑。此書每段故事，結束時總引「詩曰」，這就爲以「有詩爲證」作收場的我國古典小說，樹立了楷模，要探尋具有中國特色的古典小說淵源，萬萬不能不提及此書。

韓詩外傳作爲漢開國後留傳至今的一部寶貴文獻，是十分值得注意的。我國臺灣省最近開了一次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討論會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中間刊載了約二萬字的龔鵬程先生的一篇論韓詩外傳，據文中論述，又多涉及徐復觀先生的兩漢思想史卷三韓詩外傳研究。他們是很重視韓詩外傳的。講漢初思想史，把韓詩外傳擺在很重要的位置。

從文獻價值上，從寫作規模上，論定韓詩外傳，我覺得上述意見，是比較容易取得共識的。如果從思想史上來講韓嬰，那就恐怕仍須討論者不少。本書附錄三、四，對歷代學人評論韓嬰和韓詩外傳，進退出入，差距不少。大體已可考見。

臧琳說：「孟子之後，程、朱以前，知性善者，韓君一人而已。」這樣的說法，未免不合實際，過於把韓嬰拔高了。如果以人性善惡的理論主張，來區分儒學的醇疵，那末，韓嬰未必是醇儒。韓嬰對於儒學宗師，是荀、孟並尊的，但很明顯，他在荀、孟兩派之中，是屬於荀派。嚴可均、汪中早已提出，韓詩外傳直采之荀子者，不下四五十條，而采之孟子者，寥寥無幾（不滿十條），而「求放心」一條，恰與荀子主張人須自我努力的意思爲近，其中孟母之教，孟子責妻之過，並與人性本善之說略有鉅銛，而且爲列女傳及孟子外書所采。人性之論，即以臧琳所引卷六一條觀之。原文說：「子曰：『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也。』言天之所生，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。不知天之所以命生，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。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，謂之小人。故曰：『不

知命無以爲君子。」小雅曰：「天保定爾，亦孔之固。」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，保定人之甚固也。大雅曰：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」言民之秉德，以則天也。不知所以則天，又焉得爲君子乎？」臧琳根據這一段話，即認爲韓嬰是主張孟子性善之說的。其實這一段話，只說明了人性有善的因素，是天所命，能順天命則爲君子，不能順天命便是小人。並沒有人性本善的意思，而止有人性有善的因素的意思。（龔鵬程先生說亦如此，認爲韓嬰主張的，與孟子性善論不同。）這正是人性若向善，決不能少掉人爲因素的荀子思想，與孟子主張的人性本善是有距離的。

外傳卷五云：「繭之性爲絲，弗得女工燔以沸湯，抽其統理，不成爲絲；卵之性爲雛，不得良鷄覆伏孚育，積日累久，則不成爲雛。夫人性善，非得明王聖主扶攜，內之以道，則不成爲君子。」這段議論，本與卷六所言，沒有什麼大的差異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（又實性篇）淮南子的泰族篇都有同樣的一段話。漢初學者論人性，不過如此。與荀子之論，實在沒有什麼大異。而獨外傳明說：「夫人性善。」（此句淮南子說「人之性有仁義之資」）

周廷家抓住這一句，便說：「此傳正言性善，而率性修道，則在人爲。蓋其視董子爲尤粹矣。」（春秋繁露實性篇說：「聖人之言中，本無性善名。」又云：「中民之性如繭如卵。」又云：「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。」又深察名號篇云：「性如繭如卵，卵待覆而成雛，繭待繅而爲絲，性待教而爲善。」其語尤可與此文相證。）這都值得考慮。今所傳韓詩外傳不僅不是漢以來流傳之本，也不是隋唐以來的傳本，它的第一個刻本，在北宋時代，便經文彥博改正了三千餘字，「人性善」這三個字，分明是宋儒的語言，西漢諸儒，如董子、淮南，皆未明提此語，獨外傳如是，且與上下文字，顯然有掩蓋不住的鉅錯之處。安知此三字非出於文彥博以彼時所謂「醇儒」觀念，而竄改之者乎？倡言「孟子醇乎醇，荀與楊大醇而小疵」的韓愈，他的原性，也只提到「性之品有三」。其與董子、淮南，並不兩樣，而韓嬰「人性善」之說，居然符合宋儒之說如此，豈非怪事！文彥博改三千餘字，實是外傳流傳之大厄，其與「明人刻書而書亡」，并無不似之處。周廷家本桐城義理之學的傳人，他的贊美，實在不敢苟同。

講到這裏，不妨進一步全面看一看韓嬰之爲人與他所處的時代。漢書儒林傳有韓嬰的一篇傳記，短短不滿二百字，今全文鈔錄於此：

「韓嬰，燕人也。孝文時，爲博士。景帝時，至常山太傅（徐廣注謂常山，憲王舜，景帝子也。）嬰推詩人之意，而作內外傳數萬言，其語頗與齊魯間殊，然歸一也。淮南賁生受之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。韓生亦以易授人，推易意而爲之傳。燕趙間好詩，故其易微。唯韓氏自傳之。武帝時，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。其人精悍，處事分明，仲舒不能難也。後其孫商爲博士，孝宣時，涿郡韓生其後也。以易徵，待詔殿中。曰：「所受易，即先太傅所傳也。」嘗受韓詩，不如韓氏易深，太傅故事傳之。司隸校尉蓋寬饒，本受易於孟喜，見涿郡韓生說易，而好之。即更從受焉。」

傳的全文止此。其談韓嬰的詩學部分并不多，只說：「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，其語頗與齊魯間殊，然歸一也。」這幾句話可以肯定：一，內外傳確是韓嬰推詩人之意，而自己寫的。劉鑑泉先生曾認爲韓詩傳和尚書大傳一樣，都出於門人記錄。這種推論，是不可靠的。二，韓與齊魯，同屬今

文學派，所以傳文說：「其歸一也。」這句話的精神即在於此。至於有人據「燕趙間言詩者自韓生」一語，謂毛公趙人，毛詩亦出於韓詩（趙懷玉序語）。那是不明古今文家法，毫無根據的鑿空之談，存而不論可也！傳文談嬰事不多，然特載其孝文時爲博士，景帝時至常山太傅，是嬰作內外傳，蓋在文景之世。儒林傳說：「孝文本好刑名之言，及至孝景，不任儒，竇太后又好黃老術。」這幾句話，鮮明地寫出了韓嬰著書的時代政治背景。外傳說法治的地方不少；引用老子的話很多。在武帝時，他和董仲舒爭論。從漢書董仲舒傳并外傳和春秋繁露之間來看，看不出他們在學術上有什麼爭論點。當時朝廷有大議，往往詢問董仲舒。韓嬰傳說：「其人精悍，處事分明。」那末，他們的爭論，一定是有關政治法律方面的具體事件處理問題。韓嬰不會像酷吏張湯那樣，聽仲舒附會春秋，武斷刑獄的。在孝武帝時，有轅固生正告公孫弘：「無曲學阿世。」又有韓嬰敢與董仲舒抗言爭論。於此可以見漢初今文詩學大師的風采。決不可以像有些古文學派的學者，把「通經致用」的今文師說，輕易抹殺！王氏謂以三百五篇當諫書（見儒林王氏傳）。我們讀韓詩外傳，同樣

要注意韓嬰著書，確有這樣的傾向。對於漢初的經學，應該與當時的政治氣氛合併一起看。今文學家著作的政治色彩是萬萬不能忽略的。這一點，也值得今天借鑑。

我治韓詩外傳，始於三十年代在四川大學中文系當學生時。當時指導我的是先師向宗魯先生。他命我選先秦或秦漢一部專書進行校注。我以宗魯先生少年所寫的說苑校證作為楷模，選擇了韓詩外傳。到川大畢業時，寫成了清稿二卷，得到宗魯先生和龔向農、陳季皋、李炳英諸位老師的獎勵和指教。他們親手批注在稿本上的遺墨，至今尚存。自我離開川大以後，投身教育。教課、行政工作，十分繁重。但是此書的治理，長挂心中。此後又覓得元、明諸本，詳加校讎，還陸續累積了大批有關資料。六十年代，遭到十年動亂的摧殘。原配張奇桂夫人，為捍衛我有關此書的大堆稿件，曾準備以生命相拚。文革以後，教學、科研任務仍重。一九九二年，奉命退休，得以從事伏案校書，重理舊業。我寫此書，自訂課程，日寫二千字。八十老翁，耳目差尚聰明，閉門著述，雖雜草沒仲蔚之門，而書帶生康成之室。心情是十分舒暢的。

巴蜀書社林萬清社長，聞我寫此書，親臨垂詢，十分支持。海內外友朋，咸表關注。頃讀臺北所出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其序文云：「漢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光輝的時代。開疆拓土，國勢鼎盛。中國人每以大漢天威自豪。然而，漢代對後世影響最大的，不是顯赫的武功和強盛的國勢，而是輝煌的文學成就和耀眼的思想光芒。因此，對漢代的研究應該以文學和思想爲兩大主軸。」又說：「文學界、史學界、哲學界對漢代的研究，似乎都未曾給予應有的重視，以致漢代研究的成果，不及先秦、唐、宋等時代豐富。造成中國人對漢代研究仍停留在空浮式、遠觀式的境地，這是值得大家警惕的事。」讀了這些論述，我感到我白頭著書，既遵循了先師重視漢代學術著作的導向，似乎也踏上了時代要求的步伐，彌增自信，非常自樂。

我起草此書，正是壯年。而今寫成，已過八十。竟能獲見竝時趙善詒先生補正、許維遜先生集釋兩書的出版。比物觀摩，益增自知之明。又從許先生書中，知前輩郝懿行、近賢聞一多，皆有韓詩外傳著述。而我未得一觀，雖甚慚作，然又知此書之受前賢重視，我於此致力，非浪費光陰也。近讀王懷

祖先生年譜（劉盼遂先生撰），知其校管、荀、墨、晏諸子，皆在八十以後。則八十著書，正乾嘉學派規範。拙著完成，正欲效法石臞先生繼續著述也。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成都屈守元記。十三日後，爲甲戌臘八，賤子八十二周歲生日也。

附記 此書舊立凡例十條，今載在卷首，此不重述。韓詩外傳舊止分卷。卷內各章，或編爲數字；或取首句以爲章名。今案，諸本分章，偶有歧異，若用數字，遂多鉅鎔。今采論孟諸書，以首句爲章名之例。因而增加附錄五，以章名及名句、人物、奇字、異詞編一綜合索引，幼子敬慈，本以資料檢索爲專業，遂以編纂之任付之。依王念孫廣雅疏證，「放范氏穀梁傳集解子弟列名之例」，令署其名。守元又記。

凡例

一、韓嬰說詩之書，舊有內傳四篇、外傳六篇（見漢書藝文志）。自唐、宋以來，內傳既亡，惟存外傳十卷（近人沈家本世說新語注所引書目一謂內傳未亡，即存外傳之中。其說不足憑，余別有辨證，在附錄卷四）。散亂之余，蕪穢斯夥。今稽譌舊聞，粗爲理董，古詞奧義，摘繹二三，草創箋疏十卷。未比康成之作，但主毛公；聊同沖遠之書，因成前業耳。

二、韓詩外傳舊題有惟稱詩外傳而不冠以韓字者（元刊本及明蘇獻可通津草堂本、沈辨之野竹齋本、毛晉汲古閣本并然，而元刊本首載韓嬰傳已標韓詩外傳之名，蘇本、沈本載錢惟善序亦題爲韓詩外傳序）。今案：陸德明毛詩題下釋文云：「詩是此書之名，毛者傳詩人姓，既有齊、魯、韓三家，故題姓以別之。」此書之必當題韓字，亦猶是也。白虎通德論爵篇、誅伐篇、王者不臣篇、姓名篇，風俗通義山澤篇，皆引韓詩內傳，是漢人所見內傳，已題